

§ 胡仙兒與尼古拉(1)

夜色微晃。

前往薩摩斯島的商船正穿越愛琴海，船身隨浪潮輕輕起伏。潮濕木板發出嘎吱聲，混著酒、水手汗味與淡淡橄欖油氣息。

胡仙兒靜坐鋪著墊子的床上修練。

「進來吧，鬼鬼祟祟地做甚麼！」小黑在艙門口徘徊了一陣子，胡仙兒再也忍不住了。

尼古拉一位是莫妮卡的隨從，一位是希波克拉底的同伴黑貓，為區別此後黑貓尼古拉就叫做小黑。

船艙角落，一團黑影子從門口鑽了進來。

「悶死了……」

小黑皺著小臉，用力扯著胸口：「為什麼船艙像醃魚桶一樣？」

胡仙兒皺著眉：「你有事？」

小黑舔著前爪：「我很好奇除了希皮還有人可以跟我說話，喔，不！我知道妳是狐狸精。」

胡仙兒：「奇了，你怎麼知道我是狐狸精？」

小黑：「我的嗅覺奇特，妳的香氣中另有一股騷味……」

胡仙兒瞬間炸毛：「你這臭黑貓！」

小黑淡淡道：「狐狸精脾氣都這麼差嗎？」

胡仙兒瞪大眼睛。「我真有騷味？」

小黑抬起頭。

那雙眼睛在昏暗船燈下，竟有種古怪的沉靜。

「普通狐狸沒有三條尾巴。」

胡仙兒猛地轉頭。

她身後那幾條雪白尾巴，不知何時偷偷冒了出來。

「呀！」

她手忙腳亂收起尾巴，耳根瞬間發紅。

小黑冷冷道：「法術真差。」

胡仙兒氣得磨牙：「那是因為船一直晃！」

「真正的妖怪不會被船影響。」

「你又不是妖怪，你懂什麼！」

小黑沉默幾秒。

「也許吧。」

胡仙兒本來還想反駁，卻忽然愣了一下。

這黑貓說話怪怪的。

不像山林精怪。

也不像凡間野獸。

反而有種……很老的感覺。

像某個活了很久、見過很多事的人。

胡仙兒狐疑湊近。

「喂，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小黑沒立刻回答。

船身此時微微傾斜。

上層甲板隱約傳來男人們喝酒談笑聲。

其中還夾雜希波克拉底低沉平穩的聲音。

小黑耳朵輕輕動了一下。

然後低聲道：「我以前……好像是人。」

胡仙兒一怔。「騙人。」

小黑望著微微搖晃的油燈。

「我記得石柱。」

「記得海港。」

「還記得有人整天拿木棍在沙地上畫圖。」

「一群瘋子。」

「天天討論數字、音律、星辰。」

胡仙兒眨眨眼。

「聽起來真的像瘋子。」

小黑居然點頭。

「我以前大概也是其中之一。」

胡仙兒忍不住笑了。

「你？一隻黑貓？」

小黑冷淡看她。

「總比某些偷跑下凡、連尾巴都藏不好的狐狸精強。」

胡仙兒笑容瞬間僵住。

「你這死貓——」

她撲上去想抓牠。

小黑卻靈巧一閃，直接跳上木桶。

胡仙兒一頭撞進麻袋堆裡。

砰的一聲。

上方忽然傳來腳步聲。

兩人同時僵住。(正確的說法是 少女與貓同時僵住。)

艙門被推開一條縫。

昏黃燈光落下。

外頭傳來希波略帶疲倦的聲音：

「奇怪……剛才是不是有人在裡面爭吵？」

胡仙兒瞬間臉色發白。

小黑則低低嘆了口氣。

「白痴狐狸。」

「妳想害整船人半夜抓妖怪嗎？」

胡仙兒揉著撞疼的額頭，氣呼呼瞪向木桶上的黑貓。

「還不都是你一直惹我！」

小黑甩了甩尾巴。

「小聲點。」

艙門外腳步聲漸漸遠去。

海浪拍打船身。

兩人沉默片刻後，胡仙兒忽然皺眉：

「你剛才說的那些畫圖的人……到底是誰？」

小黑眼神微微黯了下來。

「一群相信『萬物皆數』的人。」

「其中有個男人……總喜歡半夜獨自坐在港口。」

胡仙兒眨眼。

「他很厲害？」

小黑低聲道：

「他看見了別人不願看見的東西。」

「他發現，有些長度無法用整數比例表示。」

胡仙兒歪著頭。

「那又怎樣？」

小黑忽然發出一聲極淡的冷笑。

「對妳當然沒怎樣。但對某些人而言，那足以毀掉整個世界。」

船身微微晃動。

油燈在黑暗裡搖曳。

小黑望向遠處海面，聲音低得幾乎像自言自語。

「那晚雨很大……」

「有人哭。」

「有人爭吵。」

「還有人跪著求他別再說下去。」

胡仙兒愣愣看著牠。

「後來呢？」

小黑沉默很久。

最後只淡淡道：

「後來，海把聲音吞掉了。」

甲板上，希皮與菲洛勞斯看著滿天星斗，聊著宇宙人生。

希皮：

「您說聖教主要您帶我到薩摩斯島，是怎麼回事，您也遇見聖教主了嗎？」

菲洛勞斯：

「正是。除了訪查希帕索斯之事，其實更重要的是聖教傳承。聖教主交代，你務必把數學當作一生志業，並且努力修練第三眼。」

希皮：

「我對聖教所知甚少，請您多告訴我一些聖教的事情。」

希俄斯島到薩摩斯島直線距離約 80 公里，船艦沿著海岸航行估計三天到達，菲洛勞斯是畢達哥拉斯最忠實的門徒，這三天希皮得到畢達哥拉斯學派最直接的傳承。

希皮：

「具您所知，這胡仙兒是甚麼來歷？」

菲洛勞斯露出神秘的微笑：

「嘿！嘿！就當作聖教主的禮物吧！」